



陳芳龍  
管理顧問

# 華教是華人重要資產

不带酒！

以前，我总认为钱捐华教，有心就好，何必大摆宴席，铺张浪费？但如今细心掂量，确有必要；因为一场场的餐会，志在老友相聚，志在凝聚不同年代华人对华教的认同感，确保支持华教的香火得以延续；餐会只是点燃热情火炬的引信。

地方小镇，如果一所独中经营的好，足可以作为团结镇上华人群体的精神堡垒，会形成一股很大的精神支柱和力量；一所中学可以在一个小镇上扮演着如此微妙的角色，除了马来西亚，我不知道上哪还可以找得到？

独中经营的很辛苦，他是大马正统教育体系外的弃婴。我们已经独立了60年！60年来独立中学的经费，从未在政府的年度财政预算案中编列；偶有良知的政治人物，也只能送来杯水车薪！61所独中，在风雨中飘摇了60年，政府无法依靠，就只能靠各界热爱华教的人士、乡团或者毕业校友支持，涓滴虽然不能成河，却也能让独中屹立不倒，而且茁壮！就这一点，足以告慰已逝的华教先贤斗士，也为新

一代华教接班人深感骄傲！

即使华人生育率偏低，但在各方努力及办学绩效卓著的影响下，2017年的独中生总人数达到8万5000人，较2000年的5万3000人，增长了60.38%。而这段期间的华裔人口则只从569万2000人增长至665万才成长16.83%。独中生人数成长虽然带来喜悦，但华裔人口占国民总人口比例下降却令人担忧！华人少子化或移居海外，已经是大势所趋，各校能做的就是提高华小毕业生就读独中的入学比率。

诚如首相署部长魏家祥所言，华教是华人的重要资产。是的，是“非物质的资产”，是“精神的资产”。也因为华教的存在，我们的日子过得也踏实些！除了精神支持，你我之间谁不曾每年总会拿收入的一部分去支持华教？或与华教有关的事务？

华教生存需要一股“暖势力”，就拿我老家的一村（南利新村）一镇（永平）来说。与很多国内其他乡镇一样，村子因年轻人口外流，在村里出生的华小生只有10来个。10多年前村中的长者就决定从附近的乡镇找生源，避免学校面

临归类为微型华小的命运。因此，大伙四处凑钱买校车，免费的把外地生载来南利华小就读。80位学生上下的境况维持10年多了，但这笔长期开销从何而来？靠得正是热爱华教的幕后英雄。

永中60周年校庆的餐会，200多桌酒席是镇上两间大餐馆报效，分文不取（甚至主动提出每年报效酒席百桌，成立清寒助学金）；整个活动动员了镇上的许多社团和热心人士、以及50多届的校友，2万华人的小镇硬是凑了400多万令吉捐款。

这一村一镇的人，为了华教永续长存，很明白支持华校的工作是不会有停息的一天。老兵或许逐年凋零，但独中香火的传承，会有新人接替。不只是永平、南利，全马其他乡镇不也一样？

11月12日巴生兴华中学为前董事长杨忠礼办了一场追思会，其长子杨肃斌带领家人上台致词说：“兴华的发展是他父亲的骄傲，他会秉持父亲遗愿，协助兴华的发展！”就是这种传承精神，大马华教才能成为华社资产，才能永垂不朽！

11月11日，母校柔州永平中学欢庆60周年校庆，当晚席开230桌，来宾2300人。更早些时候，石榴花盛开的5月，儿时母校南利小学，也办了场募款餐会，这个不到300人的小村落，却迎来了700余位宾客，大约是村子人口总数的2.5倍。这两场餐会，提供的不会是电影《芭比的盛宴》（Babette's Feast）中的美食；来客不是为了饱餐一顿而来，更多的是对华教认份的支持，也或者是散居各地的老朋友们，期盼借由餐会相聚一堂，目的似乎很简单。正如鱼儿回游、候鸟迁徙后的寻根之旅，华教是众人的根！

这种在台湾被称为“流水席”的餐会很多，但多是为选举活动造势，以冲高人气。近年来，大马政坛也不遑多让，吃选举饭也蔚然成风！但这些“饭”和华人为了华教募款的“千人宴”截然不同；选举饭的重点是凑人数，“千人宴”却是花了3千、5千，也就只能蹭得名贵“贵宾席”的饭菜一桌，而且还